

璞子心韵

澤仙源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璞子心韵

谭仙源 著

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璞子心韵/谭仙源 著——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 2014.4

ISBN 978-988-98352-6-2(25)

I. 璞… II. 谭… III. 诗词楹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4

中国诗词楹联版本 (2014) 第002334号



书 名: 璞子心韵

著 者: 谭仙源

责任编辑: 安 若

出 版: 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

地 址: (100051) 北京邮政51局920信箱

印 刷: 恩施日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16

印 数: 100册

版 次: 2014年4月 第一版

书 号: ISBN 978-988-98352-6-2(25)

定 价: 108.00元

中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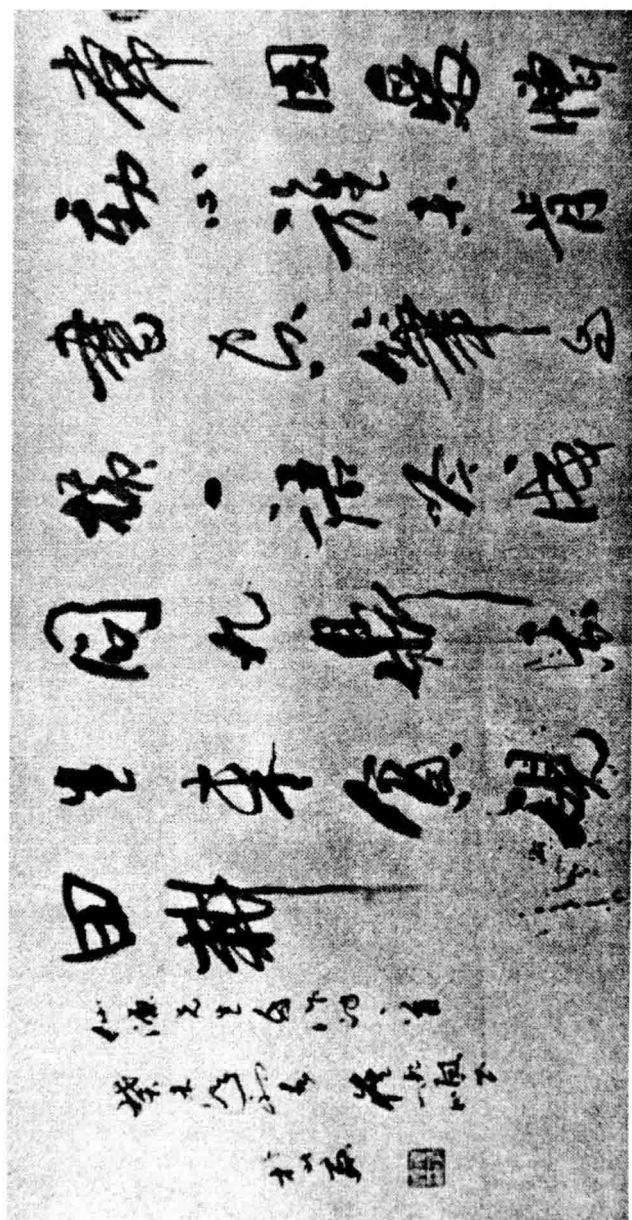


谭仙源，号二韵，又号抱璞子，1941年生，湖北巴东人。执教37年，有诗集《福源心韵》《龙马萧萧》行世。学术专著《文海通韵》收藏北大、清华等三十多所大学图书馆。晚年出版诗词曲全集《璞子心韵》。



《莺啼序·愿景》收片

芳尘冉冉，紫树荣荣，正香巢乳燕。带笑
看：百年伉俪，顾盼多情，软语温馨，淑姿娴
倩。只期应有，勿思非分，春容常葆桃花面。
更新生、珍重皆如愿。人生能乐天伦，虽老红
颜，益增缱绻。



崔承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书法协会会员，著名书法家。

气象发乎胸次 真情流于笔端

——《璞子心韵》序

魏高祖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诗同于文，一卷行世，足可以彪炳千秋。巴东诗人谭仙源先生，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家乡、对亲人浓郁的情感，用极其锐利、独到的眼光看世，以朴质拙大的笔触写世，穷毕生之精力，凝聚成诗词曲集《璞子心韵》。《璞子心韵》今将问世，此乃先生之幸事，诗坛之幸事，国家之幸事也。

自古以来，成书必有引。除自序外，著述者大多请名家来撰写序言，谭先生问序于我，我觉得十分

意外和惶恐。我是一个比谭先生小三十多岁的草根诗词爱好者，资历、学识、名声均不能担此大任，然先生多次诚请并鼓励，我只好就我个人的观点弄巧于前，以就教于先生和各位方家。

我与谭先生神交已久，却一直未曾谋面。以前偶尔读先生的一二作品，也只是雪泥鸿爪，吉光片羽，未能窥其全豹。本次将《璞子心韵》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总体感觉是：情真，心正，才高，学富。下面具体来谈三点感受。

感受一：真情才出好诗篇

《璞子心韵》中通篇透出一个“情”字。无论对亲人、对朋友、对恋人、对师长还是对学生，字里行间总是充满着真诚，给人以真切感与踏实感。如《双双燕·赠内》下片：“亏你，终生谢你。谢你玉壶心，净纯无比。谢君贤惠，刻苦性儿刚毅。今日承包土地，念温饱，应无愁矣。然你照旧俭勤，令

我又疼又喜。”用质朴无华的语言，道出了对妻子的一片爱意。又如他追念亡儿的《惜分飞》：“处处岫岩秋亭下，千载恨随浪打。此恨何时罢？纵平湖怎消牵挂。千古凄凄悲惨者，未入渔樵闲话。春去秋冬夏，断魂长共潮头泻。”通过对秋亭之下的激浪描写，表现出了对已故儿子无穷无尽的思念。令人肝肠寸断，不忍卒读。又如写给词友的《步步娇》：“秋风秋雨暗秋容，云雾锁群峰。心乱首飞蓬，谁知为那宗？吟罢巫山云一段，满怀幽怨，满怀遥念，尽在不言中”。上片用秋景铺垫愁心，下片曲笔写出离恨。把那种为情所累而自己又不愿承认的矛盾和复杂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夏日看小孙午睡》：“曲肱而枕肚朝天，赤膊条条仪态闲。何事酒窝生浅笑，痴翁难解梦儿甜”。小孙憨态可掬的睡相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结处给人无限遐想。同时，从诗中可以看

出爷爷对孙子的那份浓浓的怜爱。

集子中还有写给先父先母的，写给继父的，写给女儿的，写给恩师的，写给同学的，写给学生的，写给诗友的，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真情实感。特别难得的是，先生在写国家民族这种大主题的时候，将这种真挚的感情升华成了无疆的大爱。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不同时期，先生或颂盛世，如《满江红·观祖国地图》开篇：“好大雄鸡，昂首处、惊涛卷雪”。或忧战乱，如《蝶恋花》：“滚滚云涛曾记否？东瀛此去警群丑”。或刺贪虐，如《谪仙怨·掌毙蚊虫》下片：“笑君腹首莫辨，惜我血皮略亏。自信微躯有用，安能让你身肥？”或叱贼寇，如[端正好]：

“有东邻，真凶险。动武力，掠我金瓯，蛇吞大象呛何惨。空自生嗟怨。”这种爱恨情仇，是和自己的国家、自己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尤其显得博大、深厚。

对于“情”字，先生有一阙《水龙吟》作了最精辟的解答，通过阅读此词，我们就能洞察出先生心中的种种情丝与情结了：“问余何物为情？我今试为君相诉。天情自在，世情纷扰，人情岂忤？亲情同源，爱情无价，友情千古。待民情察了，古今情种，都情愿、丹心谱。莫把忘情浪吐。这人间、因情辛苦。忠情耿日，痴情如醉，激情似煮。气荡情堆，情山养正，情潮摧腐。任侠情汹涌，豪情澎湃，一江东注。”

古人云：“诗以言志”（《左传》赵文子语）。意思是，诗歌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云：“诗缘情而绮靡”（晋陆机《文赋》）。意思是，诗歌因为抒发真实情感，所以精妙动人。我以为，这正是谭先生的诗词作品精品迭出的奥妙所在。

感受二：雅正才出好诗人

《诗经》中《大雅》、《小雅》

及《尔雅》，古注疏皆训为正。元朝范《诗法正宗》云：“诗者必调变性灵，砥砺风义，必优游敦厚，必风流蕴藉，必人品清高，必神情简逸。则气象发乎胸次，自归于雅正。”

谭先生自小入私塾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因此，忠君爱国的理念根深蒂固，尽管后来在高中、大学受到过新思想的洗礼，但是，那颗热爱家乡、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心却始终没有改变。

我们从《璞子心韵》中依稀可以看出先生从1962年至今这51年中的全部思想。

30岁以前，其诗词创作为初始期，虽然格律尚未稳健，作品尚未成熟，但是那种以身许国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如1962年的《锦缠道·游西陵公园》结尾处：“来年事业，谁肯行人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正

在崭露头角。又如1963年在《鹤冲天》中写到：“诗人重贵，月桂冠瑰伟。我手写民心，才堪配。”诗人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的思想已经体现出来。在这个时期，年轻诗人虽然有“运交‘蘑菇’碰头多”（《进言正直人》）的尴尬，有“多少春花遭沦落”（《西门豹治邺》）的彷徨，但更多的是“愿作鸿鹄上碧霄”（《健儿歌》）、“一日千里逐行云”（《壮烈行》）的远大抱负。

30岁至50岁之间是创作的上升期。格律日趋成熟，创作手法灵活多变，新奇别致。因为人生路上的各种挫折，使先生“言谈多小意，举止渐归绳”。（《而立》）从一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深谙世故、老成练达的学者型诗人。但是，那种雅正之风在诗中却一以贯之。如1972年的《醉太平·伏旱喜雨》：“绿衣颤绉，红须醉酎，甘霖滋润正时候。神态非依旧。”

天公高意地恩厚。凉风起，如铺绣。未负农情俱争茂，换取人康寿。”久旱逢雨，为农民庆幸之情喜形于色。又如1974年的《萤虫》：

“最怜躯体小，犹自放光明。”可以看到诗人地处卑微但志向不移的高贵品质。又如1989年的《木兰花慢·登黄鹤楼》结处：“离去三回一步，爱吾大雅皇州。”热爱祖国江山社稷的感情溢于言表。在这一时期，诗人更多的精力是用在教学上，因此作品相对较少。

50岁以后是创作成熟期和高峰期。由于知识和经历的不断积累，各类艺术的不断融合，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加之时间宽裕，生活悠闲，游历了许许多多的名山大川，结交了许许多多的知名文友，创作题材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这一时期，诗人不仅仅写人生的经历与感悟，更重要的是调转笔锋来写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和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中华英杰

颂》，用77首绝句歌颂了从上古黄帝到民国创始人孙中山等77位历史人物。又例如《抗战诗歌》，用诗词曲等多种诗歌体裁写下了52首之多，每一首作品反映一次战役，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从这一点来看，谭先生是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优秀诗人。

感受三：博学才出好诗集

现在在诗坛有两种说法令人担忧：一种认为用典最令人生厌，读一件作品就像在读点鬼簿一样，不结合注解简直不知所云；一种认为自己的作品必须具备自己的风格，一味反对学习模仿古人的东西。这两个观点我都不敢苟同。用典不用典，是作者的学养和喜好，遍观古代诸大家，无一人不是学富五车，作品中用典用事就像是家常便饭一般。记得苏轼曾经评价唐代大诗人孟浩然说：“孟浩然如内法酒手，而乏材料。孟有才无学，如有良将而无精兵，有巧匠而无利器。虽才

高如孟浩然，犹不能免饥，况他人乎？”（《诗法正宗》）我认为，有才无学的人偶然出几首好诗有可能，出一批好诗绝无可能。至于学习和师法古人的问题，更属于没有常识的人的一大偏见。学写诗跟学写字一样，必须先进而后出。写字必先摹帖，然后临帖，临摹诸家之帖后，再根据自己的禀赋任意发挥，才能自成一家。写诗词跟写字一样，不去遍读优秀作品，不去效仿成名大家，不去研究其中的艺术规律，扣槃扞烛，凭空捏造，怎么能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呢？

谭先生一生勤奋，童年读私塾，奠定了很深厚的古文根基，少年在大学通过名师指点，阅读了大批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中年到老年，又自学经史。可以说是满腹经纶。

《璞子心韵》中的作品炼句老道，章法井然，气脉流畅，意境浑厚。我们从那种引经据典的手法、闲中肆外的气势中，便可窥见先生深厚

的学养了。

冒昧地评价，《璞子心韵》中古风不及律诗，律诗不及绝句，诗不及词。唯有词是这部集子的精华所在，灵魂所在。

谭先生的词大致走的是苏辛一路。最先可能受到毛泽东、柳亚子、郭沫若等一批政治性较强的词人影响。如《锦缠道·游西陵公园》、《应长天·归田园前》、

《海棠春·辍学归田后》等，流于歌功颂德，放狂直露。后期开始学习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辛弃疾、贺铸、刘克庄等一批豪放词人的宗法，但是依然未窥堂奥。如《青玉案·看破红尘》、《管城子·文功》等，皆形似而神不似，得势而不得味。而真正让先生找到肯綮的，我认为是先生接触花间词以后。从先生的作品中，短令能看到韦庄、李煜、二晏、欧阳修、李清照等一批名家的影子。如《虞美人·三十六岁忆人生》、《何满